

文字层面的词汇扩散现象 A Study of Lexical Diffusion in Chinese Characters

赖佳瑜 NCKEJ KC'[GG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本文主要以“阜”、“水”为研究个案，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到隶书，分析比较其在合体字中的形体演变现象，着重观察并归纳出不同合体字在演变前后之间的演变速度。本文尝试将语言学上已成功解释音变现象的词汇扩散理论运用于文字层面的演变中，为汉字演变的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研究结果显示，在演变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字都一次性地发生演变。在同一条件下，有些变了、有些处于变化中、有些则未变，这便体现了词汇扩散的现象。

第一章 引言

一般的汉字研究者对于汉字已作了丰富的研究，主要着重于汉字的考释或者对汉字在特定时期的演变进行描述。其中就有裘锡圭对甲骨文“𠄎”字的考释，证明“𠄎”字实为伤害之“害”的本字，纠正了前人将其释为“它”的讨论。¹朱德熙则分别从字形和文义上考释出战国匋文中“𠄎”字实为“者”，纠正了前人将其释为“向”或“尚”的讨论，并因此读通了匋文。²这些都是对单个汉字作出的考释，因此对于某个字在特定时期的演变能够考察得很清楚，并建立了形体演变系列，为后人在文字的考证上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基础。同时，这也突破了前人的局限，做了比较系统性的分析和整理。

¹ 裘锡圭〈释“𠄎”〉，见《裘锡圭自选集》（以下简称《裘》）（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3），页17-26。

² 朱德熙〈战国匋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见《朱德熙文集》第五卷（以下简称《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页109-112。

在汉字整体的演变上，历来学者归纳出汉字演变的规律和趋势主要有三：简化、声化和规范化。³这些研究指出，汉字在演变的过程中，基本上都一致遵循简化、声化、规范化这三条规律，可说是一种总体性的演变。

一些则多为从某一时间点到另一时间点的演变的研究。其中，裘锡圭就对一些汉字如水、肉、玉等的形体演变现象进行了分析。他提到：“汉字由篆文变为隶书，偏旁的写法往往随其在合体字中的位置而异，例如‘水’旁的位置在上或在下时，就仍作‘水’而不作‘氵’，如沓、浆。”⁴他也分析道：“在睡虎地秦简中，所有左边从‘水’的字都把‘水’旁写作‘氵’，像正规篆文那样写作‘𠂇’的例子连一个也没有。”⁵高明将这一演变视为由小篆变为隶书的简化。⁶

高明在〈古文字的形旁与其演变〉一文中从甲骨文到隶书对 120 个古文字的形旁与演变进行了分析。⁷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进行说明。他指出，古文水字偏旁，形体大同小异，发展到隶书时，本字写作“水”，凡立于左侧之偏旁，一律写作“氵”形。

随着对汉字认识的加深，近年来，黄文杰在《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一书中已经提到篆隶刚从秦篆变化而来，许多字还保留着秦篆的写法，例如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等十几种医书文字的“水”旁仍多写作𠂇，如汗、温、治、酒、汁、汤等，与单字的𠂇和浆等字在下方的𠂇无别，与益字的上部也相同。而睡虎地秦简等“水”旁几乎都写作𠂇（只有《语书》8号简“江”字所从“氵”作𠂇），已是隶书的写法了。⁸这里，他与裘锡圭同样对睡虎地秦简的“水”进行了分析，可是他所观察到的并非裘锡圭所观察的“像正规篆文那样写作‘𠂇’的例子连一个也没有”。他已经观察出这段期间处于“江”字左边的“水”写作𠂇，可见左边从“水”的合体字并不是毫无例外地都写作𠂇。虽然黄文杰所使用的材料有限，

³ 李孝定提出汉字演变的规律为规范化、声化和简化。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以下简称《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页 77-78。林沄提出汉字的演变规律主要为简化、分化和规范化。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页 71。高明提出汉字演变的规律为简化和规范化。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页 159-161。裘锡圭也提到汉字形体上的变化主要是简化，繁化的现象虽然也存在，但是其影响跟简化不能相提并论。裘锡圭《概要》，页 30。

⁴ 裘锡圭《概要》，页 83。

⁵ 同上，页 68。

⁶ 高明《通论》，页 164。

⁷ 同上，页 57-129。

⁸ 黄文杰《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简称《简帛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页 47。

未观察马王堆简帛文字的全貌⁹，但其观察依旧为我们提示了每个汉字演变的速度可能不一样的线索。

可见，裘锡圭和高明的研究皆假设了汉字形体的演变是一次性的，重视的是演变前后的两个阶段，因此所观察到的演变为“毫无例外的”、“一律的”，并未观察前后两个阶段之间不同字的演变快慢。黄文杰已观察到秦至汉初水到𠂔在合体字中的演变并非一次性的。然而，其目的在于提出秦至汉初简帛文字呈现出从古文字向今文字过渡的变动形式，尚未提出不同字在演变过程中的速度不同。对于这还未被广泛提及与讨论的这一块，正是本论文所关注之处。

综上所述，前人的研究都集中在对于未变之前和已变之后两个静止阶段形体的比较描写上，而对于处于这两个静止状态之间的动态过程却未有论及。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观察个别汉字在演变前后处于中间那一阶段的演变速度。在语言层上，词汇扩散理论已经成功地解释了音变现象。这个理论指出，一个音变在发生时，所有符合音变条件的词是在时间推移中逐个地变化的。同一个偏旁部首的不同合体字的演变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有先后次序的，这似乎和语言层面的词汇扩散有相似之处，提示我们文字形体的历时演变，可能也存在着词汇扩散的现象。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尚未有学者给予关注。因此，本文将对汉字层面的词汇扩散现象进行探讨。

第二章 研究方法

第一节 独体字、合体字

汉字偏旁化是汉字的一种历史演变现象，是汉字隶变¹⁰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种普遍的形体变异现象。所谓汉字的偏旁化，是指当一个独体字用作偏旁构成合体字时，隶变之后所发生的一种形体变化现象。如“水”作为独体字使用时，小篆写作“𠂔”，今文字写作“水”。当“水”作偏旁使用时，古汉字还是原来的写法“𠂔”，可是隶变之后就会变作“氵”如海、汗、“冰”如泰，只有少数写作“水”如浆。¹¹可见，今文字“水”作偏旁使用，处在不同位置时，写法也不同。因此，本文主要对各个时期独体字在合体字中的形体演变现象进行探讨，着重观察并归纳出不同合体字在演变前后之间的演变速度。

⁹ 关于马王堆简帛中“水”字的演变，详见本文第三章的个案二。

¹⁰ 隶变是汉字形体从小篆到隶书的一次重要改革，隶变的完成是汉字形体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¹¹ 王玉新著、葛本仪主编《汉字认知研究》（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页 101-102。

本文对独体字在合体字中形体演变的探讨，主要以《说文》部首为依据，对独体字在合体字中充当部首时的形体演变进行分析，收录此部首下的所有合体字。此外，本文也将对《说文》五百四十部中凡是有此部首的其他部首下所收的合体字进行讨论。

第二节 研究工具

一、文字编

汉字按照时代先后和形体上的特点，可分为商代甲骨文、西周春秋金文、战国文字、秦代的小篆和隶书五个时期。

本研究以《甲骨文编》¹²、《金文编》¹³、《战国文字编》¹⁴、《楚文字编》¹⁵、《包山楚简文字编》¹⁶、《郭店楚简文字编》¹⁷、《说文解字》¹⁸、《睡虎地秦简文字编》¹⁹、《马王堆简帛文字编》²⁰以及《银雀山汉简文字编》²¹为材料依据，对汉字在这五个时期的历时演变进行观察。各文字编是把搜集到的出土文字分别部居，依据许慎《说文解字》体例编成的字书。本文将从汉字发展的纵线条，即时代的先后进行分析。

各个文字编表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材料，因此文字编当中所收的字形也就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汉字形体。通过对各文字编的考察，将使我们了解汉字的历时演变。

二、图表、统计图表

本文首先对同时期的文字材料进行整理，并对其进行分析与讨论，在讨论的当中将列图呈现这些形体，以达到更仔细的探讨。接着，本文也对各个阶段同个独体字在不同合体字中的演变现象进行数据统计并形成相应的表格与图表，以便更清楚地观察与归纳出不同合体字在演变前后之间的演变速度。

¹² 孙海波《甲骨文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65）。

¹³ 容庚《金文编》（以下简称《金文》）（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5）。

¹⁴ 汤余惠《战国文字编》（以下简称《战国》）（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¹⁵ 李守奎《楚文字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¹⁶ 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¹⁷ 张守中、张小沧、郝建文《郭店楚简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¹⁸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

¹⁹ 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以下简称《睡虎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²⁰ 陈松长《马王堆简帛文字编》（以下简称《马王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²¹ 骈宇騫《银雀山汉简文字编》（以下简称《银雀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第三节 研究过程

本文依序分别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对独体字在合体字中的形体演变进行分析讨论。其中，楚文字又以包山楚简在先，郭店楚简在后。睡虎地秦简文字属于秦隶，故将之排在《说文》小篆之后。隶书按时间排列为马王堆在前、银雀山在后。

本文所使用的文字编都以《说文》分别部居。在某个部首下，《说文》所无而见于其他文字编的字，如收录在《甲骨文编》的水部下、收录在《银雀山汉简文字编》的水部下，但二字并不收录在《说文》的水部，这些字也列入本文的研究之中。

由于篇幅有限，在同一批竹简、帛书等材料中所收录的多个形体一样的字，本文仅将摘录一个较清晰的形体为代表列在图中。再者，独体字与合体字中众多的异体，以及数量众多的合体字例，将只摘录一部分具代表性又字形清晰完整的字体列在图中。统计图表则对所取用的字进行全面的统计。另外，统计图表中将各时期的汉字简称为甲骨文、金文、包山、郭店、小篆、睡虎地、马王堆以及银雀山。

另外，在图表中，本文将以三种演变方式对同个独体字在合体字中的演变情形进行归类，即“未变”、“变化中”和“已变”。“未变”所收的形体为前一阶段的形体，即、。“已变”则收录以隶书为主的形体，即、。同个“未变”的形体若位于合体字中的位置不同，左右上下不拘，本文也将其视为“未变”的形体，一律列入“未变”中。“变化中”收录同时具有“未变”和“已变”形体的合体字，即同时写作与的。

在统计图表中，若同个合体字的多个异体演变情况都属未变或已变的，将以一个字的单位分别计算进“未变”和“已变”二栏；同个合体字的多个异体若同时具有未变和已变的形体，也将以一个字的单位计算进“变化中”一栏。字形模糊以至无法判断的将被排除在本文的研究之外，不列入统计图表中。一些合体字或其异体当中也会出现不从水又不从其他形体或者从其他形体的字，这些字皆无法进行分析，所以本文也将其排除在外。这在下一节将以具体的例子进一步说明。

第三章 研究结果与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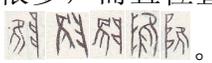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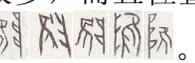
前两章已对本文的研究目的与方法进行了说明，此章将对具体的汉字进行比较分析与数据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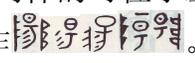
由于汉字的数量庞大，无法全部进行探讨，因此本文只能选取某些字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这些字须以下列的汉字充当部首、偏旁或部件。

(一) 阜 (二) 水

个案一：阜

本节依据许慎《说文解字》，将阜部以及五百四十个部中凡有“阜”的部首所收的合体字合并为一类进行探讨，因此以下所讨论的字分别来自阜部与𠂔部。

甲骨文“阜”写作诸形，均像山坡层层重叠之形，乃较高的地方，但与山、岳有别，近似于后代所说的山岗、高岗。²²合体字中，“阜”的形体与独体字一样，异体很多，而且位置不固定，可位于合体字的左边或右边，如𠂔字就有好几种异体：。其中的显示了形体的极不固定，因此无法判断其为未变、变化中或已变当中的任何一项。

金文未收录独体字“阜”。合体字中，“阜”形体延续甲骨文，异体很多，而当中多写作，也有写作的，将中空的部分填黑了。在合体字中，同样的可位于左边或右边，而且其形体方向在一些合体字中也不固定，如陽字写作。因此，本文也无法将它们归入未变、变化中或已变的其中任何一项。

包山和郭店楚简都未收录“阜”字。“阜”在合体字中写作，如𠂔𠂔（陽），而其位置相对固定，皆位于合体字的左边。虽然如此，其形体仍不稳定，所以同样无法判断其为未变、变化中或已变的形体。此三个阶段都为古文字的阶段，形体不固定的现象经常出现，因此无法将其形体归入未变、变化中或已变任何一项。

到了小篆，文字大致定型，“阜”在作为独体字与合体字时皆统一写作，本节将这一形体视为未变的形体。小篆为规范化的文字，因此“阜”在所有合体字中的形体都呈现了一致性。例子如下：

独体字	合体字					
	 (陵)	 (陰)	 (陽)	 (陸)	 (險)	 (𠂔)

睡虎地未收录“阜”字。在合体字中，有些“阜”字的形体仍近似小篆，写作，如𠂔（陵），因此本文将其视为未变的形体。其他例子有：

 (阪)	 (隅)	 (阮)	 (隱)	 (隕)	 (隄)	 (院)	 (隄)
---	---	---	---	---	--	---	---

²² 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以下简称《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 193。另外，叶玉森解为：从像土山高冢，、、并像阪级。于省吾《甲骨文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 1253。

赖：文字层面的词汇扩散现象

有些字则发生了变化，写作 β ，如陞（陸），从三个坡变成了两个坡，接近今隶和楷书的写法“阝”，因此其被列为已变的形体。其他例子有：

陞（陞） 陞（陞）

另一些字则处于变化中，同时写作 β 和 β ，如陞陞（陰）。其他例子如下：

陽陽（陽） 險險（險） 陞陞（陞） 陞陞（陞） 陳陳（陳） 除除（除）

马王堆也未收录“阜”的独体字，“阜”在合体字中出现了与睡虎地一样的演变情形。一些未变、一些变了、一些则处于变化中。这些形体如下：

未变	阝（阪）	阝（陞）	陞（陸）	陞（陶）	陽（隅）	陞（隄）	陞（隄）
变化中	陞陞（陞）	陞陞（除）	陞陞（陳）	陽陽（陽）	陞陞（陞）		
已变	阿阿（阿）	阝（附）	陞（陞）	陞（隄）	陽（陽）		

其中，“阜”在陞、陞、陞、陰、陳、陽、隅、隄八字中的形体有些模糊不清，无法判断，但仍有些形体是清楚可判断的。所以，本文只对形体清楚的进行探析，而将形体模糊的排除在外，被排除的形体如下：

陞陞（陞） 陞陞（陞） 陞陞（陞） 陞陞（陞） 陞陞（陞） 陽陽（陽） 陽陽（陽） 隄隄（隄）

此外，阝、陞、陞、陞、險五字中的“阜”形体皆模糊不清，无法进行判断，因此这些字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内。这些字如下：

阝（阝） 陞（陞） 陞（陞） 陞（陞） 陞（陞）

银雀山中，独体字“阜”已发生变化，写作 β 。在合体字中，“阜”同样出现了处于变化中、已变的形体，而未发生变化的形体已经没有了。其中，有一部分的字是在马王堆中处于未变及变化中的，到了银雀山却已经发生了演变。可见，当中确实有个渐变的过程。这些字如下图所示：

变化中	陞陞（陞）	險險（險）	陞陞（隄）	陳陳（陳）
已变	陞（陞）	陽（陽）	陞（陞）	陽（陽） 陞（陞） 陞（陞）

其中，“阜”在陰、陽二字中有些形体模糊不清，因此无法判断，亦被排除在外，如下所示：

陰（陰） 陽（陽）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阜”字到了小篆中，不论在充当独体字与合体字时其形体都大致定型；接着来到睡虎地便开始发生了变化。但，这一演变并

非一次性的发生在所有合体字中。从睡虎地到银雀山，都出现了未变、变化中、已变的字。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中，同样以“阜”为部首、偏旁或部件的合体字的演变不是一致的，而是有个速度的差别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在此对各个时期“阜”在合体字中的形体演变现象，进行数据统计并列表呈现。至于甲骨文、金文、包山和郭店的“阜”由于无法判断其在合体字中的形体属于未变、变化中或已变，因此不进行统计。

表 1：“阜”在合体字中的演变现象

阜	未变	变化中	已变	总计
小篆	97(100%)	0(0%)	0(0%)	97
睡虎地	9(42.86%)	9(42.86%)	3(14.29%)	21
马王堆	8(40%)	7(35%)	5(25%)	20
银雀山	0(0%)	4(23.53%)	13(76.47%)	17

根据表 1，我们可以观察到，从睡虎地到银雀山已变字所占的比例明显在增加，尤其从马王堆到银雀山增加的数量很大；未变字的比例则逐渐减少，甚至到了银雀山时连一个也没有了；变化中的字也逐渐在减少。可见，当中有个演变的速度。

然而，表 1 的演变数据可能显示了同个书写者或不同书写者的书写差异，那么这一演变便是偶然性的，将无法运用这个数据来探讨汉字的历时演变现象。偶然性呈现的是一种无规律、杂乱的现象，这就不是一种内部的演变。因此，本文将采用互证的方法进一步论证以上演变究竟属于偶然性或是内部的演变。

马王堆和银雀山隶书来自不同地域²³，但时间点极为相近，其中马王堆比银雀山稍早。因此，二者若出现一致性的演变，将证明其演变并非偶然发生的，这将为互证提供很好的材料。²⁴在此，本文以互证的方法，将两本书排列在一起，观察与分析当中的演变情形是否一致。其中，1 个已变的合体字“陞”同时收录在马王堆和银雀山中，3 个变化中的字陵、隱、陳同时收录在二书中，而未变的合体字都没有同时收录在二书中。可见，1 个已变的字和个 3 变化中的字在马王堆和银雀山中显示了一致性。若是个人书写差异的话，这四个字不太可能在两本书中都出现同样的演变情形。又，阪、陶、陵、隃 4 字是在马王堆中未变而银雀山已变的；降、除、陰、陽 4 字在马王堆为变化中而银雀山为已变。此八字证明了演变是有特定规律的。它们在两本书中呈现了一个线性时间序列的演变，都只有一个演变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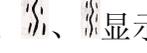
²³ 马王堆汉墓遗址位于长沙市东郊，银雀山汉墓的遗址位于山东临沂市。《马王堆》序 1、《银雀山》前言 1。

²⁴ 互证并不适用于睡虎地秦隶，可能由于其收字不全，因此本文不对睡虎地秦隶进行互证。

即从马王堆到银雀山的演变。其余则有 4 字在马王堆未变而在银雀山未被收录；4 字在马王堆已变而银雀山未收录；1 字在银雀山为变化中而马王堆形体模糊；另有 4 字在银雀山已变而马王堆却未收录。这些字都不影响本文对互证的讨论。由上可见，在一个历时的层面上，银雀山已变的字涵盖了 1 个马王堆已变的字，8 字则从马王堆中未变和变化中的字演变而来，其余 4 字则为其独有的。因此，通过互证，我们可以发现在时间点相近的两个不同地域的文字中，其演变是有特定规律并呈现出一致性的。这证明了这一演变并不是个人差异所致，而是系统内部的演变。在接下来的个案中，本文也将用互证说明其演变并非偶然性的。

个案二：水

本节依据许慎《说文解字》，将水部以及五百四十个部中凡有“水”的部首所收的合体字合并为一类进行探讨，因此以下所讨论的字分别来自沝部、灇部、洑部。

甲骨文中“水”字繁省不一，写作等形。像水流之形，其旁之点像水滴。或作，水滴数亦多寡不一，形体很不定型，异体极多，但基本都可看出其为水流屈曲形。在合体字中，“水”的形体同样有增笔和省笔外，方向也很不固定，可位于合体字的上下或左右边，造成大量的异体字产生。如“河”写作诸形，其中的、显示了形体的极不稳定，因此无法判断其为未变、变化中或已变的形体。

来到金文这一时期，“水”在作独体字与合体字时其形体仍延续甲骨文。可是，独体字“水”的形体较甲骨文固定，皆写作直放的形。在合体字中，它的位置同样的很不固定，而且可直放或横放，但其形体基本固定，仍没什么变化，都属于未变的形体。这些字如下：



其中，“沮”不从水写作且、“潘”不从水写作番；滕、淑、澆、潜、涕五字都不从水而从其他形体。这些不从水的字，无法进行分析，因此都排除在本文的讨论之外。淵、涇二字则有一个异体不从水分别写作、；汪、淺、灇三字的异体有些不从水从其他形体，但这些字的其他异体仍从水。这些不从水的异体皆无法进行分析，因此不列入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本文只对从水的字进行分析统计。排除的形体列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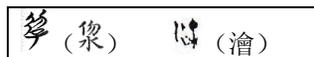
不从水的字	 (沮)  (潘)  (滕)  (淑)  (澆)  (潜)  (涕)
不从水的异体	 (涇)  (淵)  (汪)  (淺)  (灇)

赖：文字层面的词汇扩散现象

在包山楚简中，独体字和合体字的“水”形体都一致。只是独体字的形体为直放的、形，而合体字中则有直放也有横放的，但形体与前期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唯独渊字省水，写作，但仍可看出当中的水滴形，同样列为未变的形体。其他合体字如下图所示：



其中，泉字有一异体不从水从子，故将此异体排除；澹字中的“水”形体模糊，无法辨认，亦被排除在外。



郭店楚简中，独体字与合体字的“水”形体与包山一致，皆有直放横放的形体，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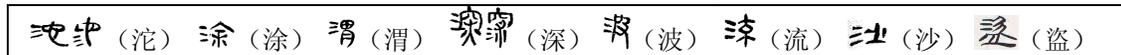
独体字	合体字
	 (河)  (江)  (溺)  (清)  (渊)  (涉)

总的来说，楚文字的“水”在合体字中，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仍写作旧有的形体。

小篆中，“水”在作独体字与合体字时的形体都一律写作，延续前期的写法，但是变得更加规整了：

独体字	合体字
	 (河)  (江)  (秦)  (林)  (涉)  (灏)  (次)  (盗)

睡虎地秦简中，独体字“水”仍旧写作水流屈曲形、、。在合体字中，只有少数的“水”仍写作，即 (江)、 (暴) 二字，为未变的形体。其余的字大部分都发生了演变，写作，如 (河)，接近今隶和楷书的写法“”，因此本文将之视为已变的形体。其他的字有：



可见，这一时期的“水”字在合体字中已开始发生变化，而且不同的字演变速度不同。盗字有一异体不从水从，而这一形体在之后都没再出现，因此这可能只是当时人偶然的写法，故本文将之排除在外。

马王堆隶书中，独体字“水”的形体仍延续小篆，写作、、等形。只是变线条为直线，并呈扁平形。在一些合体字当中，“水”的形体仍与独体字一样，未发生变化。可是，大部分都发生了变化，写作。另一些则处于变化中，同时有写作和的形体。这些形体如下：

赖：文字层面的词汇扩散现象

未变	𣵀 (汜) 𣵀 (湮) 𣵀 (洙) 𣵀 (衍) 𣵀 (淒) 𣵀 (泰) 𣵀 (漿)
变化中	𣵀 (汁) 𣵀 (汗) 𣵀 (沙) 𣵀 (注) 𣵀 (流)
已变	江 (江) 沂 (沂) 冲 (冲) 沙 (河) 沮 (沮) 沫 (沫) 涉 (涉)

泰字有一异体中的“水”形体模糊、頻字中的“水”形体模糊，无法判断，因此将其排除。

𣵀 (泰)	𣵀 (頻)
-------	-------

银雀山隶书的“水”字同样延续小篆的形体，写作𣵀、𣵀、𣵀、𣵀等形。如下图所示，在合体字中，大部分的“水”都发生了演变，写作𣵀。其中，已变的字有 22 个涵盖了马王堆已变的字，这些字为汗、池、沂、没、河、沮、洫、津、海、涓、涕、凌、淫、浅、渠、渴、沟、溜、泽、济、涉、浮。这又再一次揭示了演变的一致性。以下这批字也能说明演变的规律性。其中，已变的字有 1 字“溪”是从马王堆中的未变字变化而来的；沙、决、汲、治、注、涂、浴、深、漬、濡、流、汤、温、湿 14 字是从马王堆变化中的字演变而来的；17 个字则为其独有的字。只有泰字中的“水”仍写作𣵀，与马王堆一样，处于变化中的字则没有了。其余则有 32 字在马王堆为未变而银雀山不收录；15 字在马王堆为变化中而银雀山不收录；另有 82 字在马王堆已变但银雀山却未收录，这些都不影响演变的讨论。可见，“水”字从马王堆到银雀山的演变呈现了一致性与规律性，因此其演变并非个人差异，而是历时的演变。

未变	𣵀 (泰)
已变	𣵀 (河) 𣵀 (温) 𣵀 (沮) 𣵀 (涂) 𣵀 (治) 𣵀 (流) 𣵀 (涉)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将对各个时期“水”在合体字中的形体演变情形进行统计并列表呈现。由于甲骨文无法判断其属于哪一项演变，因此不被列入统计中。

表 2：“水”在合体字中的演变现象

水	未变	变化中	已变	总计
金文	72(100%)	0(0%)	0(0%)	72
包山 郭店	24(100%) 47(100%)	0(0%) 0(0%)	0(0%) 0(0%)	24 47
小篆	499(100%)	0(0%)	0(0%)	499

赖：文字层面的词汇扩散现象

睡虎地	2(4.17%)	0(0%)	46(95.83%)	48
马王堆	33(19.88%)	29(17.47%)	104(62.65%)	166 ²⁵
银雀山	1(1.82%)	0(0%)	54(98.18%)	55

如表所示，从睡虎地到银雀山中，越来越多合体字中的“水”已发生了演变，在银雀山就占了 98.18%。而未变和变化中的字也相对地在逐渐减少，这确实呈现了演变的速度。

从“阜”与“水”在合体字中的演变，本文发现这些演变都发生在秦隶和汉隶中。从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隶书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商代的甲骨文一直到秦代的小篆，尽管当中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总的说来，仍是一脉相承的，属于古文字的范畴。从隶书开始，汉字开始进入近代文字的范畴。隶书和古汉字的根本区别首先是全面地符号化，即完全抛开了古汉字的象形因素，使文字变成抽象的记号；其次是笔画化，即把字形分解为若干基本笔画的累积。秦始皇命李斯制定小篆是为了统一正规字体，命程邈制定隶书，则是为了统一日常通用的字体。²⁶日常通用的字体则必然要经历较激烈的演变，不同于统一的正规字体。由此可见，本文所观察到的现象与文字历时演变的阶段是一致的，即演变都发生在隶书中。

第四章 讨论

第一节 文字层面的词汇扩散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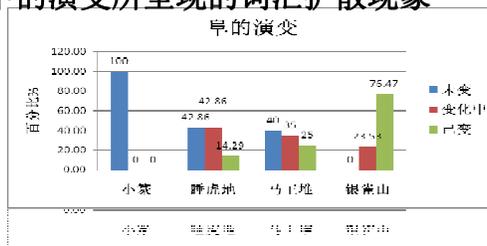
从以上两个个案的探析，我们看到了演变前后的两个阶段之间，在同个条件下，不同合体字的演变速度会有不同，有的字变得慢，有的字变得快。每个字的演变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逐个的。这一演变模式可类比于语言层面的词汇扩散理论。

首先，“阜”在合体字中，一直到睡虎地其形体才发生变化。在同一条件下，即凡位于合体字左边的“阜”，有未变的、处于变化中的以及已变的形体。为了更清楚地观察各阶段“阜”在合体字中的演变趋势，本文在此将第三章的统计表绘制成柱状图，所示如下：

²⁵ 马王堆中汉字演变数据的探讨详见第四章第一节。

²⁶ 朱德熙《书同文字》，页 78-79。

图2：“水”在合体字中的演变所呈现的词汇扩散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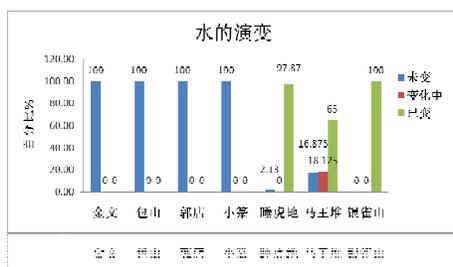


从图1中，睡虎地的“阜”在合体字中一开始只有14.29%发生演变，大部分的字仍旧未变。到了马王堆，已变的字则增至25%，同时未变与变化中的字慢慢在减少。最后来到银雀山，已变的字已占了大多数，而未变的字则没有了。在同一条件下，不同合体字是在时间推移中逐个地变化的，这很好地体现了词汇扩散的现象。再者，通过前一章的互证，本文观察到银雀山一部分已变的字涵盖了马王堆已变的字，一部分则从马王堆中未变和变化中的字演变而来，其余为其独有的字，这逐渐演变的过程呈现了扩散式的演变。

至于“水”的形体，同样的到了睡虎地、马王堆、银雀山，才发生了演变。左边从“水”的合体字都有不同的演变速度。但是，位于合体字下部的“水”如泰、暴等字都未发生变化，这呈现的是新语法学派的“语音演变无例外”的现象，即同个条件下所有的合体字都未变。因此，这里讨论“水”的演变中的词汇扩散现象，不应包括下边从“水”的合体字。另外，衍字中的“水”位于中间，形体为未变，而且为单例，因此也不包括在词汇扩散的讨论中。那么，这里将对前一章的统计表进行修改，只对处于合体字左边的“水”的演变情况进行统计，所得出的统计表和柱状图如下：

表3：“水”在合体字中的演变现象（修改后）

水	未变	变化中	已变	总计
睡虎地	1(2.13%)	0(0%)	46(97.87%)	47
马王堆	27(16.875%)	29(18.125%)	104(65%)	160
银雀山	0(0%)	0(0%)	54(100%)	54



演变开始时，睡虎地中已变的字所占的百分比很高，为97.87%；未变的字则相对很低。来到马王堆，未变与变化中的字的百分比增加了，已变的字的百分比却减

少了。接着到了银雀山，未变与变化中的百分比再次减少至0%，已变的百分比则再次增加至100%。从“阜”在合体字中的演变现象，本文已观察出其呈现了词汇扩散的现象。但是，“水”在合体字中的演变所呈现的现象则较为特殊，似乎不能看出当中的词汇扩散现象。这有可能是因为此三本书所出土的文字数量不同而造成的。睡虎地和银雀山所收的“水”的合体字不多，而马王堆所收的“水”的合体字比它们多出了三倍。相较于“阜”字，这三本文字编所收的“水”合体字的字量不一样，不具有相同比例的样本数量，因此难免会影响到统计结果，出现不平衡的数据。从统计表中，若以数量来看，马王堆中已变的“水”字确实在增加，但当本文将其计算成百分比时，比例的分母是所有合体字的总数，那么它的数量将造成很大的影响。举例来说，1000和100的20%分别是200和20。所以，百分比在这一个案上并不能很好地说明演变的多少。²⁷

为了避免结果有太大的误差，本文只对具有同样样本数量的睡虎地和银雀山进行比较。²⁸从睡虎地到银雀山，所有合体字中的“水”都发生了演变，而未变和变化中的字也都没有了，这当中呈现了词汇扩散的现象。但是，相较于“阜”，“水”在睡虎地中刚开始发生演变时已有一大批字发生了演变，“阜”则只有一小部分发生演变。通常在词汇扩散中，演变的初期应该只有一小部分的词发生变化，而“水”的演变则较为特殊，这可能因为各个汉字都有自己演变的过程。另外，若单从马王堆来看，这一阶段中位于合体字左侧的“水”也呈现了不同的演变速度。这是共时演变中的词汇扩散。虽然就比例而言，我们较为着重睡虎地和银雀山的比较，不过就考察同一批已变字，从中寻找词汇扩散的线索而言，我们观察到前一章银雀山一部分已变的字涵盖了马王堆已变的字，一部分的字则从马王堆中未变及变化中的字变化而来的，其余则为其独有的字，这正证明了词汇扩散现象的存在。因此，根据前面所提及的出土数量不同的问题，“水”的这一词汇扩散方式可能并不完全这样。虽然如此，在同一条件下，“水”在演变的过程还是呈现了词汇扩散现象。

第二节 S型图 (S-curve)

音变在词汇中的扩散现象通常可用S型图表示，横坐标表时间、纵坐标表变化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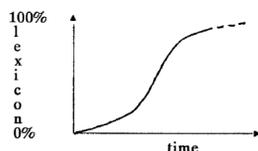
29

²⁷ 有关更多统计学的方法与设计可参看 Sharon L. Lohr, "Introduction," in Sharon L. Lohr ed., *Sampling: Design and Analysis* (Duxbury press, 1999), 1-16.

²⁸ 在“阜”的个案中，睡虎地、马王堆和银雀山相对而言比较具有相同比例的样本数量，因此能够进行比较。

²⁹ Lien Chin-fa, "Lexical Diffusion," in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94), 1.

图 3：音变在词汇扩散中所呈现的 S 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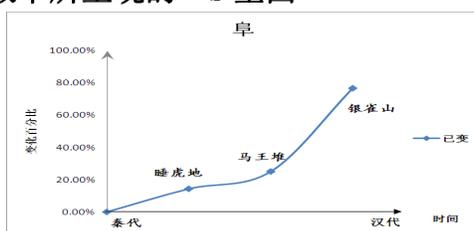


演变一开始是缓慢的，到了中段愈发急速；趋向终点演变再次减缓，最后更递减直至停止，显示出独特的S字弧线。如果没有其他音变力量的干扰，这一演变将会完成全过程，表现出它的规律性。若是另一种音变规律闯进来竞争，则将使演变中断而产生残留现象。可是，音变的词汇扩散现象并不一定经历了像S型图一样的“慢-快-慢”的模式，这是由于演变的过程会因不同的因素而有所改变。³⁰另一方面，张敏对北京话的句法演变所描绘的图呈现了独特的锯齿形（zigzag-curve）³¹，这是句法演变的词汇扩散。

本节将对文字层面的词汇扩散现象进行描绘。以下所有的图形的横坐标为时间，本文假设每段时间的间隔相同，因为本文所探讨的五个时期的文字之间的时间差距并不十分明确，只能肯定其时间秩序；纵坐标表示已变的合体字所占的百分比。

首先，“阜”字的词汇扩散呈现类似S型的曲线，如下所示：

图 4：“阜”在词汇扩散中所呈现的“S 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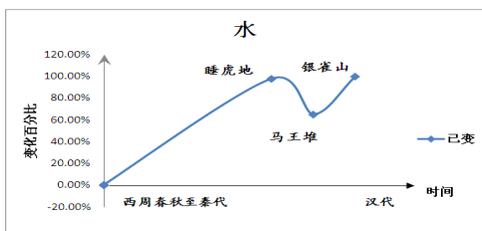
演变开始时较缓慢，只影响了一些字。到了中段以后，即从马王堆到银雀山，演变开始加速，大量的字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受到影响。

至于“水”的演变过程中，则出现了以下情形：

³⁰ 同上。

³¹ Zhang Min, “Lexical Diffusion in Syntactic Change: Evidence from Mandarin Dialect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5), 10.

图 5：“水”在词汇扩散中所呈现的 zigzag 图



与“阜”的演变不同，“水”在演变一开始时就非常急速，从小篆到睡虎地秦隶中大量的字已发生了变化。接着到了马王堆中已发生演变的字突然减少，速度也减缓了；最后来到银雀山时演变速度再次增加，所有的字也都发生了变化，呈现的是锯齿形的图。这与张敏对北京话的句法演变所描绘的图是类似的。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在前一节已提到，睡虎地、马王堆、银雀山出土数量不同，这可能也是此一特殊图形产生的原因。

第五章 结语

本文通过两个个案的分析，发现它们的演变模式确实符合词汇扩散理论。音变在词汇中的扩散单位是一个音素或音位，文字演变的扩散单位是一个部件。在演变的过程中，“阜”很好的体现了词汇扩散现象，通过柱状图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它的词汇扩散也呈现了类似 S 型的曲线；而“水”的词汇扩散现象较为特殊，呈现的是锯齿形，其演变一开始便迅速地影响到大部分的合体字，经减速后再加速影响了所有的字。可见，文字的演变体现了音变的规律。再者，从大量的数据显示，词汇扩散理论在文字演变中是可行的，而且也很好的体现出来。此外，本文也通过对马王堆和银雀山二书进行互证，证明了这些汉字的演变并非个人差异所致，而是系统内部的演变，从而证明了词汇扩散现象。

然而，从这两个个案中，还未曾看到由于另一种演变力量的干扰，而迫使变化的中断，出现音变中常见的残留现象。这是文字演变与音变的不同。另外，扩散也有一定的规律，各个形体的演变在合体字中的扩散都有其明确的方向。可见，汉字的发展过程，既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趋于统一的过程，而词汇扩散是此演变得以实现的途径之一。

纵观上述，本文的工作假设是以各文字编作为研究汉字历时演变材料，并对两个个案进行探讨，而这当中可能还有些尚未出土或因损坏而不被保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呈现了不同的演变现象。但是，从现有的这些偶然保留下来的文字材料中，本文确实观察到了汉字形体在演变的过程中呈现了特定的规律与一致性，并成功将词汇扩散理论运用于文字层面的演变上，深入了汉字演变的研究。同时，也丰富了词汇扩散的理论。由此可见，这种规律从另一层面证明了本文的工作假设是合理的。

总的来说，这次的初步探讨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观察和结果。本文希望能以此论文作为参考和起点，继续将所得的观察和结果套用在其他的汉字里，从而丰富汉字演变的研究。

参考书目

一、中文

文字编

- 陈松长《马王堆简帛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李守奎《楚文字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骈宇騫《银雀山汉简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容庚《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5）
孙海波《甲骨文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65）
汤余惠《战国文字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张守中、张小沧、郝建文《郭店楚简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专著

- 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高雄：復文图书出版社，1992）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黄文杰《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焦立为、冉启斌、石锋《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太原：书海出版社，2004）
李家树、吴长和《汉字的演变和发展趋向》（香港大学出版社，2005）
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北京：中华书局，1985）
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
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
裘锡圭《裘锡圭自选集》（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3）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王士元《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王文耀《简明金文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王玉新著、葛本仪主编《汉字认知研究》（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清]吴大澂《字说》（台北：学海出版社，1998）

赖：文字层面的词汇扩散现象

-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
杨五铭《文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83）
于省吾《甲骨文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
张桂光《汉字学简论》（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
朱德熙《朱德熙文集》第五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二、英文

专著

Lien Chin-fa, "Lexical diffusion," in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94), 1-6.

Sharon L. Lohr, "Introduction," in Sharon L.Lohr ed., *Sampling: Design and Analysis* (Duxbury press,1999), 1-16.

Wang, W.S-Y. & Lien Chin-fa, "Bidirectional Diffusion in Sound Change: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In Jones Charles ed. ,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Group UK Ltd.,1993), 1-37.

期刊

Mieko Okura & Wang, W.S-Y, "Snowball Effect in Lexical Diffusion—The Development of -s in the Third Person Singular Present Indicative in English," *English Historical Linguistics* (1996):119-141.

Wang, W.S-Y, "Competing Change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1969): 9-25.

Wang, W.S-Y, "Lexical Change: A Lexical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8(1979):353-371.

Zhang Min, "Lexical Diffusion in Syntactic Change: Evidence from Mandarin Dialect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1995):1-30.